

【姬屋藏郊】摘星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663471)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663471>.

Rating:	Teen And Up Audiences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
Relationship:	姬发/殷郊
Character:	姬发 , 殷郊
Additional Tags:	姬屋藏郊 - Freeform , 发郊 - Freeform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8-27 Words: 3,625 Chapters: 1/1

【姬屋藏郊】摘星

by [minmin_suifengyuanqu](#)

Summary

本号为代发，原作指路老福特谢芷

【姬屋藏郊/发郊】摘星

原剧剧情有点多，因为很想写两个人互相回护的情节。是一辆小车，有ooc的地方都是我的

1.

冀州苦寒，若非苏护扬言“永不朝商”，我与殷郊应当一辈子都不会踏足此地。

远征冀州意味着要在冰天雪地里行军，但对我而言这并不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因为我在质子旅八年，做梦都想建功立业，平叛冀州，是我建功立业的第一场大仗。

苏全孝步伐沉重，脚印很快就被呼啸的风雪重新掩埋。谋反的人是他的父亲苏护，他知道自己“先杀质子，然后族灭之”的命运，但他在殷寿那句“劝劝你父亲”后，仍带些希望，捧着殷寿丢下的长剑，大声向冀州城喊：“父亲，降吧。”

我知道这是殷寿给苏护的最后机会，可是这句话后回应苏全孝的只有铺天盖地而来的箭雨。那些箭镞插入雪地，将冀州城与苏全孝隔开了一条天堑沟壑。

我听见苏全孝哭着说，“我离家八年了，长高了，父亲认不出我了。”

来做质子的大多离家八年，我也不例外，因此他这句话倒令我也有些怅惘，因为我同样不知道离家八年后父亲是否还认得出我。

殷寿对他说：“那个人不配做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儿子，我最勇敢的儿子。”

我想，这对苏全孝来说，算不算圆了他死前的最后一个心愿。他不是被抛弃的儿子，他死得其所，虽死犹荣。

长剑贯穿苏全孝喉咙时，他的血流在雪地上。他生于斯，八年在朝歌当质子而未曾长于斯，可最终还是死于斯。

我不忍地闭上了眼，再睁眼时我看见殷郊眼中流下的眼泪。他是主帅的儿子，殷商的王孙，那样一张脸哪怕被风雪遮盖也难掩天潢贵胄的端庄肃容，可是眼泪划过他的脸颊时，他更像是神明，悲悯地看着苏全孝的血。

“就在刚才，就在你们眼前，你们的一位兄弟死了，我的一个儿子死了。是谁杀了他？”

“反贼苏护！”

我心头热血激荡，兄弟惨死眼前的愤怒让我不再愿意静心思考。我忍不住想如果苏护没有谋反，今天苏全孝也不用死。

我们在号令声下策马向前冲去，誓要斩杀苏护，为苏全孝报仇。

在冀州城下我的马匹不幸被箭击中，我因此不慎滚下马去，这在战场上几乎是必死。但是我没过多久就听见殷郊的声音，他向我伸出手将我拉上马，在火光的余晖中我惊魂甫定，被殷郊带回了营地。

殷郊有号令质子旅的权力，冲锋时他冲在最前，于是殷寿的怒火劈头盖脸化作一鞭批在殷郊脸上，我连忙向殷寿求情，我想至少能转移殷寿的怒火，没想到殷寿居然拔出剑来。我还未来得及后退，殷郊生怕我真的死在殷寿剑下，连忙膝行挡在我身前。而殷寿只是用剑截下了殷郊的一节披风绑住马的眼睛，转头说：“马看见什么，是人决定的。”

在殷寿的带领下我们披着火光攻进了冀州城，此后一路追杀苏护一家至轩辕坟，终于斩下苏护首级，整顿后准备回到朝歌。

在营地庆功的那个晚上我忍不住又想起苏全孝。苏全孝讲过他的家。冀州苦寒，可他的家是温暖的。他有父母兄长，还有一个聪慧可人的妹妹。如果没有苏护谋反，他应当还有机会回来，可是现在他确实回来了，却是一具冰冷的尸体了。

我感到怅惘。最终酌酒一觞，轻声却坚定地说：“敬我们的好兄弟，苏全孝。”

2.

夜晚殷郊来找我。因为苏全孝的事我有些失眠，我一下就看出了殷郊的心绪不宁。他看起来很是不安，胸口起伏不定，像是受了极大的惊吓。

我下意识握住了他的手。殷郊刚从风雪里走来，就连手都是冰冷的，没有一点热气。

“发生什么了？你这么匆忙来找我？”

我的手握得很紧，想把热气传给殷郊，因为我认为冰冷不该在殷郊身上，他应该光明而温暖才对。

“我……我做噩梦了。”殷郊可能是觉得这件事说出来很难为情，让他像个受了惊吓只能躲到母亲怀里的稚童，所以他声音很小。

“什么噩梦？”我的声音很轻，想用这样轻的声音驱散一些殷郊的不安，就像我小时候做噩梦惊醒时哥哥对我做的那样。

“我梦见苏全孝自裁，但那是你的脸。”

殷郊的手微微颤抖，但他十分用力地回握，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从梦魇里抢出来。

但是这样也还不够。殷郊看着我，看着看着忽然落下泪来。

我想，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对我说这个噩梦有多可怕。他的恐惧变成眼泪砸在了我的手背上，我忍不住伸出手帮他擦干净眼泪，并没意识到这样的动作会不会太暧昧。

殷郊哭的太伤心，比苏全孝死时的眼泪看起来更真实，他不再是悲悯的神明，只是为我而哭的殷郊。

我也因此才看见，殷郊的左眼下方是有一颗泪痣的。

殷郊还在哭，我的指尖掠过殷郊的嘴唇，心跳加快，因连日的征战而紧绷的神经骤然松懈让我一向冷静的头脑都变得有些混乱，是以我并没有想过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只是凭着本能吻住了殷郊。

远处风雪呼啸的呜呜声不再如鬼哭的凄厉，殷郊那颗凄惶的心也终于被安抚下来。他没有推开我，而是放任这个亲吻，让我们之间暧昧的火星烧成了燎原的烈火，烧断两个人之间的所有隔阂，不再是殷商王孙与西岐质子，只是殷郊和姬发。

我知道殷郊骄傲而强大，可我没有想过他的唇是和他这个人意外不搭的柔软。我循着他微张的嘴唇探入齿关，湿润的触感好像在引诱我做更多的事。

那个晚上的一切都笼上了一层朦胧的雾霭，外面荒芜苦寒，里面却是要将人都烧穿的欲望爬升。

褪去殷郊下裳的时候我看见殷郊已然挺立的性器下藏着一条缝，以指分开，粉嫩柔软的穴肉好似在随着殷郊的腿颤抖。我有些惊讶地止住了动作，却在殷郊支起身想说什么的时候俯下身，亲吻住了那个属于殷郊的小穴。

最隐秘的地方被人亲吻，殷郊一下就软了腰。我心里有些酸涩，因为我知道这样的身体意味着什么，我欣然接受他的身体，可我不敢去想这么骄傲的殷郊会因为这样的身体经受多少折磨，或是像今晚这样流多少眼泪。

作为父亲的殷寿知道吗？他那样严格，是不是曾因为这口雌穴的出现而对殷郊流露出失望的目光，那样失望的目光又是否真实的刺痛了殷郊？

殷商王室知道吗？他们会不会因为殷郊的身体而讥讽他，羞辱他，甚至想要杀了他？

我抬起头时看见了殷郊湿润的眼睛，他方才哭过，所以此时眼睫有泪未干，像是某种湿漉漉又毛茸茸的小动物，没什么安全感，大概是怕我因为他的身体而离开他。

思及此处我心中一片酸软，我对他说：“殷郊，我亲你是因为喜欢，我会喜欢你的全部。”

“如果你觉得不可以，我现在会帮你穿好衣服，只是在这边陪着你，让你再被噩梦惊醒时不会太害怕。”

这句话好像又要让殷郊哭泣，他坐起身吻住了我的唇，细碎的吻和他一贯的性格并不搭。

“我今晚会过来，难道还不能给你一个答案吗？”

殷郊的话透露出来的信息让我心跳比刚刚亲吻他时跳的还要快。我不敢想我对他那些隐秘的心意其实都被他看在眼里，我更不敢想在我无数次望向他时他是否同样在我未曾看见的地方望向我。他的话让我的心好像软了一块。

我很快夺回主动权，将殷郊推倒在床上，屈起殷郊的一条腿，再次向殷郊的蜜穴伸手，探

入了一个指节。

那里幽深狭窄，我进入的很困难，异物入侵的感觉也让殷郊并不好受。窸窣窸窣的扩张带出了一阵让人脸红心跳的水声，殷郊拼命压抑住自己的呻吟，直到我放入了第二根手指。

“唔……”殷郊的腿已经抖的不成样子，蜜穴也紧的让我很难再前进一步。我不敢想这样的殷郊如果被别人看见了会怎么样。一想到他就这样与质子们同时训练甚至同吃同住，我就一阵后怕。我担心殷郊会成为别人的，这样的独占欲渐渐将我的理智吞噬殆尽，我的动作更大了些，放入了第三根手指。

“唔……”

我听见了殷郊带些媚意的嚤吟。与他相处八年，我从未听过他发出这样的声音。他的脸线条明朗五官深邃，是很坚毅的长相，可是情动时泛起的红晕像是将他整个人都涮上了一层粉。他似乎也被自己发出的声音惊到了，觉得不好意思，于是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但他不知道在我手下他的蜜穴有多么诚实，流出的水沾湿了我的指尖，大概也沾湿了他身下属于我的毛皮大氅。

我觉得扩张得当，于是抽出了自己的手指，换上了自己的性器，对准了他小穴的入口。

殷郊支起身看时正看见我的性器，完全勃起时尺寸惊人。我缓声安慰他：“我会轻一点，不会弄伤你。”

我扶着性器，蹭了蹭穴口，随即长驱直入。

哪怕经过扩张，未经人事的小穴仍然狭窄高热。我被夹得头皮发麻，殷郊骤然绷紧的身体也诉说着他的痛苦。可是他没有喊停。等到整根性器都没入他体内时，我和他同时发出了一声喟叹。

我就着这个姿势俯身吻去了他脸上的泪水，平时没有发现他那么爱哭，今晚又是梦魇又是破瓜，大概一个晚上流的眼泪抵得上他过去的八年了。

想到我和他认识的八年，来到朝歌时我八岁，与他到今晚的八年，何尝不是又活了一个人生。

最初的疼痛过去，殷郊好像从交合中得了趣，随着我的抽插而挺腰让我进到更深处。他脸上的表情欢愉逐渐多过痛苦，他一双修长的腿环住我的腰身，手臂也环过我的脖颈，拉着我与她接吻。他此刻就像在欲海沉浮里抓住了一根浮木的溺水之人，而我正是那根浮木。

“姬发，我这样，算是怪物吗？”

殷郊的眼尾一片欲热的猩红，将他端方俊秀的脸变得十分艳丽。我听见他如是问我时我们交合的地方已一片狼藉，他的性器在强烈的快感下射出浓精将我们贴合的身体弄得一派狼藉，空气里全是暧昧不可言说的气味，而他在欲海中却仍这样问我，我心疼的几乎要堕下泪来。我吻他的脸，吻他的唇，吻他的脖颈，我告诉他，你永远不可能是怪物，我会挡在你身前杀掉所有说你是怪物的人。

我感觉到殷郊内壁的穴肉争先恐后地缠住我的性器，从他身体最深处喷出的水液浇湿了我的性器的顶端，我看着他爽的扬起的脖颈露出脆弱的喉结，若我是一匹狼，恐怕会凭着本能咬断，可我不是，我只敢克制地吻住那里。

我就着他的高潮撞到了一处更柔软的地方，而那个地方显然是殷郊的敏感点，只消轻轻一碰都能榨出他更多汁水。

我们交合的地方所带来的快感渐渐弥漫至四肢百骸。殷郊的呻吟声被我顶的破碎，他被进

入的太深，我想殷郊体内原本有一片沃土，而此时已被我尽数掠夺。

“姬发.....哈啊.....啊.....”

殷郊已经爽的眼睛有些翻白，性器也在我们身体的磨蹭下再次射出了一发精液，淫靡地撒在我们的小腹上。他高热柔软的内里深处夹着我的性器，很快叫我缴械，我连续抽插了数下，终于将大量的精水灌进了殷郊的最深处。

“啊——”

殷郊夹杂着痛苦和欢愉的声音刺激着我的神经，我缓缓退出去，再次俯下身吻去殷郊刚刚流的眼泪。我在他唇上小鸡啄米似地吻着，像对待于我而言最珍贵的宝物。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